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名臣言行錄外集卷一至四

詳校官檢討臣羅國俊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贊

謄錄監生臣張鴻仁

道統傳授之圖

唐堯 虞舜 夏禹 商湯 周文王 武王 周公 孔子 孟子 濂溪

程明道

程伊川

穆伯長—李挺之—康節

濂溪—二程—横渠

濂溪—伊川—和靖

濂溪—明道—上蔡

濂溪—二程—廣平

濂溪—二程—龜山

道統傳授之圖

龜山楊先生—豫章羅先生—延平李先生—晦庵朱先生

上蔡謝先生—武夷胡先生—五峯胡先生—南軒張先生

宋名臣言行録外集卷一

宋 李幼武 纂集

周敦頤 濂溪先生元公

字茂叔元名敦實避厚陵藩邸名改今名道州營道人景祐三年用舅氏龍圖鄭公向奏試將作監薄康定初授洪州分寧簿慶歴四年以部使者薦除南安軍司理六年令郴邑皇祐二年令桂陽至

和元年用薦者改理丞宰洪之南昌嘉祐初改太子中舍合州僉六年轉國博倅虔州授尚書虞部員外郎以失火對移永州四年權知邵州熙寧初用趙抃吕公著薦權廣東漕三年轉虞部郎中改提刑聞水嚙其母墳求南康軍以歸上其印分司南京六年趙公再尹成都復奏起之朝命及門而六月七日卒享年五十七嘉定庚辰賜謚淳祐辛丑上幸學封汝南伯與程張朱並從祀

天聖巳巳年十三志趣高遠濂溪舊有小橋亭先生常

釣遊其上吟風弄月至今父老能言之

先生博學力行聞道甚蚤遇事剛果有古人風為政精

密嚴恕務盡道理慶歴初赴分寧簿縣有獄久不決

先生至一訊立辨衆口交稱之

慶歴乙酉為南安司理時郡獄適有囚法不當死運使

王逵欲深治之先生獨力争不聽置手板歸取告身

委之而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為也

逵感悟因得不死

六年丙戌年三十年少不為守所知虔之興國宰程公珦假倅南安視先生氣貌非常人與語果知道者令二子師之即明道伊川也

朱晦翁曰濂溪在當時人見其政事精絶則以為宦業過人見其有山林之志則以為襟懷洒落有仙風道氣無有知其學者惟程太中知之宜其生兩程夫子也

八年在郴守李初平知其賢不以屬吏遇之既薦諸朝

又周其不給聞先生論學嘆曰吾欲讀書如何先生

曰公老無及矣請為公言之初平遂日聽其語二年

而有得

皇祐初年初平卒子幼先生曰吾事也為護其喪歸葬

之往來經紀其家始終不懈士大夫皆指君曰是能

葦舉主者

至和初年赴南昌宰人見先生來喜曰是能辨分寧獄

者吾偶得所訴矣於是更相告語勿違教命蓋不惟以得罪為憂實以汙善政為恥也

嘗得疾吏一晝夜始甦友人潘興嗣視其家服御之物止一弊篋錢不滿數百

嘉祐丙申冬至合州巳亥歲蒲宗孟泛蜀江道合陽初見先生相與款洽連三日夜退而歎曰世有斯人歟乃以其妹歸之先生初娶陸氏繼以蒲焉

在合州郡民心悅誠服事不經先生手吏不敢決苟下

之人亦不從趙清獻為使者或諧之清獻慼臨之甚
威比去猶不釋而先生處之超然也
五年東歸王荆公江東提刑與先生相遇語連日夜荆
公退而精思至忘寢食六年倅虔州趙清獻為守熟
視其所為乃竊執其手曰幾失君矣今日乃知周茂
叔也
熙寧初呂公著聞名力薦之會清獻公在中書擢授廣
東運判有啓謝呂云在薄宦有四方之游於高賢無

一日之雅

四年領憲事盡心共職務在矜恕不憚出入之勤瘴毒之侵雖荒崖絶島人跡所不至處皆緩視徐按以洗寃澤物為已任俄得疾聞水嚙其母墓遂乞南康改葬畢曰强疾而來者為葬爾今猶欲以病汚麾紱耶先生自少信古好義以名節自砥礪奉已甚約俸禄悉以周宗族奉賓友及分司而歸妻子饘粥或不給而亦曠然不以為意襟懷飄洒雅有高趣尤樂佳山水

遇適意處或徜徉終日廬山之麓有溪焉發源於蓮花峯下潔清紺寒合於湓江先生濯纓而樂之築書堂其上名之曰濂溪志鄉閭在目中也因語友人潘興嗣曰可仕可止古人無所必結髮為學將有以設施可澤於斯人者必不得已止未晚也此濂溪者異時與子相從於其上歌咏先王之道足矣

王君貺嘗見先生以有世契受其拜及坐大風起先生說大畜一作風天小畜卦君貺起曰適來不知受却公拜今

卻當請納拜先生走避之

程明道曰昔受學於茂叔令尋仲尼顔子樂處所樂何事

茂叔窗前草不除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

再見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

觀天地生物氣象茂叔謂看一部華嚴經不如看一艮卦註言各止其所也

荀子言養心莫善於誠茂叔以爲荀子元不識誠既

誠矣心焉用養耶

顥年十六七時好田獵既而自謂已無此好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如初矣後十二年暮歸在田野間見獵者不覺有喜心乃知果未也

劉立之曰明道從茂叔問學窮性命之理

邵康節謂伊川極論天地萬物之理以及六合之外伊川歎曰平生惟見周茂叔論至此

朱晦翁贊公像曰道喪千載聖遠言湮不有先覺孰開後人書不盡言圖不盡意風月無邊庭草交翠

孔文仲祭之曰公年甚壯玉色金聲從容和毅一府盡傾朱曰觀此濂溪清和氣象可想矣

潘宗孟曰茂叔仕而有所為亦大槩見於人至其孤風遠操寓懷塵埃之外常有高棲遐遁之意則世人未必盡知

黄山谷詠之曰茂叔人品甚高胷中灑落如光風霽月

好讀書雅意林壑初不為人窘束世故云云短於取名而惠於求志薄於徼福而厚於得民菲於奉身而燕及𡛋嫠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

延平李侗以灑落如光風霽月為善形容有道者氣象

朱晦翁曰所謂灑落者只是形容一箇不疑所行清明髙遠之意若有一毫私吝心何處更有此等氣象邪只如此有道者胷懷表裡亦自可見

朱曰道之在天下者未嘗亡惟其託於人者或絶或續故其行於世者有明有晦是皆天命之所為非人智力之所能及也夫天高地下而二氣五行紛紜錯揉升降往來於其間其造化發育品物攸殊莫不各有固然之理最其大者則仁義禮智之性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之倫是已是其周流充塞無所虧間夫豈以古今治亂為存亡者哉然氣之運也則有淳漓判合之不齊人之禀也則有清濁昏明之或異是以

道之所以託於人而行於世者惟天所畀乃得與焉若先生者其天之所畀而得斯道之傳者歟不然何其絶之久而續之易晦之甚而明之亟也蓋自孟氏没而此道之傳不屬我宋受命五星集奎開文明之運然後氣之漓者醇判者合清明之禀得以全付乎人而先生出焉不繇師傳默契道體建圖屬書根極領要當時見而知之有程氏者遂廣大而推明之使夫天理之微人倫之著事物之衆鬼神之幽莫不洞

然畢貫于一而周孔孟氏之傳煥然復明非天所畀孰能與於此江州書堂記

又曰先生之言其高極乎無極太極之妙而實不離乎日用之間其幽探乎陰陽五行造化之賾而實不離乎仁義禮智剛柔善惡之際其體用一源顯微無間秦漢以下誠未有臻斯理者而實不外乎六經論語中庸大學七篇之所傳也盖其所謂太極云者合天地萬物之理而一名之耳以其無器與形而天地萬

物之理無不在是故曰無極而太極以其具天地萬物之理而無器與形故曰太極本無極也是豈離乎生民日用之常而自為一物哉其為陰陽五行造化之賾者固此理也其為仁義禮智剛柔善惡者亦此理也性此理而安焉者聖也復此理而執焉者賢也自堯舜以至孔孟所以相傳之說豈有一言以易此哉先生之所以繼往聖開來學而有大功於斯世也

隆興祠堂記

又曰自孟氏没而聖道不傳俗儒之學內局於章句文辭之習外雜於老子釋氏之言而所以修已治人者一出於私智人為之鑿今盖千餘年矣先生奮乎百世之下乃深探聖賢之奥䟽觀造化之原而獨心得之立象著書闡發幽秘辭義雖約而天人性命之微修已治人之要莫不畢舉先生之功為大矣袁州祠堂記

又曰秦漢以來天下之士莫知所以為學是以天理不明而人欲熾道學不傳而異端起人挾其私智以馳

駕一世宋興有濂溪者作然後天理明而道學之傳
復續盖有以闡夫太極陰陽五行之與而天下之為
中正仁義者得以知其所自來言聖學之有要而下
學者知勝私復理之可以馴致於上達明天下之有
本而言治者知誠心端緒之可以舉而措之於天下
其所以上接洙泗千載之統下啓河洛百世之傳者
脉絡分明而規模亦宏遠矣韶州祠堂記
張南軒曰自秦漢以來言治者汨於五伯功利之習求

道者淪於異端空虛之說而於先王發政施仁之實天理人倫之教莫克推而講明之故言治者若無豫於學而求道者反不涉於事民莫睹乎三代之盛可勝歎哉惟先生崛起於千載之後獨得微指於殘編斷簡之中推本太極以及乎陰陽五行之流布人物之所以生化於是知人之為至靈而性之為至善萬物有其宗萬事循其則舉而措之則可見先王之所以為治者皆非私智之所出孔孟之意于以復明至

于二程先生則又推而極之凡聖人之所以教人與學者之所以用功本末始終精粗該備於是求道者有其序而言治道者有所本矣南康軍祠堂記

又曰先生之學淵源精粹實自得於其心而其妙乃在太極一圖窮二氣之所根極萬物之所行而明主靜之為本以見聖人之所以立人極而君子之所當修為者由秦漢以來蓋未有臻於斯也故其所養內充闇然而日章雖不得大施於時而蒞官所至如春風

和氣隨時發見被飾萬物百世之下聞其風者猶將咨嗟興起之不暇先生論刑嘗曰刑者民之司命情偽微曖其變千狀苟非中正明達果斷者不能治也夫中正者仁之所存而明達者知之所行果斷者又勇之所施也韶州祠堂記

又曰去古益遠儒學陵夷吾先生起於遠方乃超然有所自得於其心本乎易之太極中庸之誠以極乎天地萬物之變化其教人使之志伊尹之志學顔子之

學推之於治先王之禮樂刑政可舉而行如指諸掌於是河南二程先生兄弟從而得其說推明究極之廣大精微殆無餘藴學者始知夫孔孟之所以教蓋在此而不在乎他學可以至於聖治不可以不本於學而道德性命初不外乎日用之實而詖淫邪遁之說皆無以自隱其形可謂盛矣然則先生發端之功顧不大哉道州祠堂記

又曰先生生乎千有餘載之後超然獨得夫大易之傳

所謂太極圖乃其綱領也推明動靜之一源以見生化之不窮天命流行之體無乎不在文理密察本末該貫非闡微極幽莫能識其指歸也然而學者若何而進於是哉亦曰敬而已矣誠能起居食息主一而不舍則其德性之知必有卓然不可揜於體察之際者而後先生之蘊可得而窮太極可得而識矣

葉水心曰道之晦鬱於後者天與人殊而人與已殊道非其道而學非其學也理不盡徒膠昔以病今心不

明姑舍巳以辨物勤苦而種皆文藻之末鹵莽而獲皆枝葉之餘揚雄韓愈猶然况其下者乎自周子二程以來天之命我者屬乎不離也我之事天者聡乎有合也舜文之道即巳之道也顔孟之學即巳之學也辭華不黜而自落功利不抑而自退其本立也兩迷者岐也四達者路也邪不亂正燭火闇室也煜日方旦也幽不掩明大經大法未嘗不炳然具見而何塞路之有此其所以過之遠也覺於是而進余所進

也安於是而止余亦止之

南安軍二先生祠記

魏鶴山曰顧奮乎百世之下始探造化之至賾建圖著書闡發幽秘即斯人日用常行之際示學者窮理盡性之歸使誦其遺言者始得以曉然於洙泗之正傳而知世之所謂學者非滯於俗師則淪於異端蓋有不足學者於是二程親得其傳而聖學益以大振雖三人於時皆不及大用而嗣往聖開來哲發天理正人心使孔孟絶學獨盛於本朝而超出乎百代功用

所闕誠為不小請謚奏

又曰先生奮自南服超然獨得以上承孔孟氏垂絕之緒河南二程子神交心契相與疏淪闡明而聖道復著曰誠曰仁曰太極曰性命曰陰陽曰鬼神曰義利綱條彪列分限曉然學者始有所凖的於是知身之貴果可以位天地育萬物果可以為堯舜為周公仲尼而其求端用力又不出乎暗室屋漏之隱躬行日用之近亦非若異端之虛寂百氏之支離也相與翕然

宗之張楊游吕侯謝尹張諸儒口傳靣授至近世朱吕推而大之盖自道湮民散千有五六百年而後得所師承嗚呼幸哉

又曰聖遠言湮俗淪士散求道者離乎器而不知一理二氣之互根言性者離乎氣而不知元亨變化之實理知剛柔之為善惡不知剛不一於善柔不一於惡也知陰陽之為動静不知陰不一於静陽不一於動也先生始為圖書貫融而劈析之二程親得其傳道

日以章追胡子朱張推衍究極亦幾無餘藴矣

先生所得之與不俟師傳匪由智索神交心契固已得其本統不然嗜溪流之紺寒愛庭草之交翠體夫子之無言窮顔淵之所以樂是果何味而獨嚅嚌之邪故能發前聖之所未發覺斯人之所未覺使高遠者不墮於荒忽使循守者不淪於滯固私意小智何所容其巧詭經僻説何所肆其誣功用豈不偉哉〈戒格議謚〉

真西山曰自荀揚以惡與混爲性而不知天命之本然

老莊氏以虛無為道而不知天理之至實佛氏以剗滅彝倫為教而不知天叙之不可易周子生乎絶學之後乃獨探本源闡發幽秘二程子見而知之朱子又聞而知之述作相承本末具備自是人知性不外乎仁義禮智而惡與混非性也道不離乎日用事物而虛無非道也教必本乎君臣父子夫婦昆弟而剗滅彝倫非教也闡聖學之户庭祛世人之矇瞶千載相傳之正統其不在兹乎

百聖相傳敬之一言實其心法蓋天下之理惟中為至正惟誠為至極然敬所以中不敬則無中也敬而後能誠非敬則無以為誠也氣之決驟軼於奔駟敬則其銜轡也情之橫放甚於潰川敬則其隄防也故周子主靜之言程子主一之訓皆其為人最切者而朱子又丁寧反復之學者儻於是而知勉焉戒於思慮之未萌恭於事物之既接無少間斷則德全而欲泯矣

朱子曰先生之學其妙具於太極一圖通書之言亦皆此圖之藴而程先生兄弟語及性命之際亦未嘗不因其說觀通書之誠動静理性命等章及程氏書李仲通銘程邵公志顔子好學論等篇則可見矣潘清逸誌先生之墓敘所著書特以作太極圖為稱首然則此圖當為先生書首不疑也然先生既手以授二程本因附書後傳者見其如此遂悮以圖為書之卒章不復釐正使先生立象盡意之微旨暗而不明而

濂讀通書者亦復不知有所總攝此則諸本之失也又嘗讀朱内翰震進易説表謂此圖之傳自陳搏种放穆修而來而五峯胡氏作序又以為先生非止為种穆之學者此特其學之一師耳非其至者也夫以先生之學之妙不出此圖以為得之於人則決非种穆所及以為非其至者則先生之學又何以加于此圖哉是以切嘗疑之及得誌文考之然後知其果先生所自作而非有受於人者二公盖有未嘗見此誌

而云云耳然胡公所論通書之指曰人見其書之約也而不知其道之大也見其文之質也而不知其義之精也見其言之淡也而不知其味之長也人有真能立伊尹之志修顔子之學則知此書之言包括至大而聖門之事業無窮矣此則不可易之至論讀是書者所宜知也遺文跋

又曰通書夫子所作本號易通與太極圖並出程氏以傳於世而其為説實相表裏大抵推一理二氣五行

之分合以紀綱道體之精微決道義文辭祿利之取舍以振起俗學之卑陋至論所以入德之方經世之具又皆親切簡要不為空言碩其宏綱大用既非秦漢以來諸儒所及而其條理之密意味之深又非今世學者所能驟而窺也是以程氏既沒而傳者鮮焉其知之者不過以為用意高遠而已通書序

朱子既為太極圖說則録以寄張敬夫敬夫以書來曰先生所與門人講論問答之言見於書者詳矣其於

西銘蓋屢言之至此圖則未嘗一言及也謂其必有微意是則固然然則所謂微意者果何謂耶熹竊以為此圖立象盡意剖析幽微周子蓋不得已而作也觀其手授之意蓋以為惟程子為能當之至程子而不言則疑其未有能受之者爾夫既未能嘿識於言意之表則馳心空妙入耳出口其弊必有不勝言者觀其荅張閎中論易傳成書深患無受之者及東見録中論横渠清虛一大之説使人向别處走不若且

只道敬則其意亦可見矣若西銘則推人以之天即近以明遠於學者日用最為親切非若此書詳於性命之原而略於進為之目有不可以驟而語者也濂溪圖與書雖簡古淵深未易究測然其大指不過語諸學者講學致思以窮天地萬物之理而勝其私以復焉其施則善於家而達於天下其具則復古禮變今樂政以養民而刑以肅之也是乃所謂伊尹之志顔子之學而程氏傳之以覺斯人者

先生之精立圖以示先生之藴因圖以發而其所謂無極而太極云者又一圖之綱領所以明夫道之未始有物而實爲萬物之根柢也夫豈以爲太極之上復有所謂無極者哉

太極書如易六十四卦一一有定理毫髮不差自首至尾只不出陰陽二端而已始處是生生之初終處是已定之理

太極圖熹若不分明别出許多節次出來如何看得未

知後人果能如此子細去看否

問太極圖自太極以至萬物化生只是一个圈子何嘗有異曰人物本同氣禀有異故不同

問太極圖何以不言禮智而言中正莫是此圖本為發明易道故但言中正是否曰亦不知是如何但中正二字較有力

問先生謂程子不以太極圖授門人盖以未有能受之者孔門亦未嘗以此語顔曾如何曰焉知其不曾說

曰觀顔曾做工夫處只是切己做將去曰此亦何嘗不切己皆非在外乃我所固有也曰言此徒長人臆度料想之見曰理會不得者固若此若理會得者莫非在我便可受用何臆度之有

問太極圖自一而二自二而五即推至於萬物易則自一而二自二而四自四而八自八而十六自十六而三十二自三十二而六十四然後萬物之理備西銘則止言陰陽洪範則止言五行或略或詳皆不同何

也曰理一也人所見有詳略耳然道理亦未嘗不相
值也
問太極圖之說曰以人身言之呼吸之氣便是陰陽軀
體血肉便是五行其性便是理又曰其氣便是春夏
秋冬其物便是金木水火土其理便是仁義禮智信
又曰氣自是氣質自是質不可滾說
問太極圖何為列五者於陰陽之下曰五常是理陰陽
是氣有理而無氣則理無所立有氣而後理方有所

立故五行次陰陽又問如此則是有七曰義智屬陰仁禮屬陽按太極圖列金木水火土於陰陽之下非列仁義禮智信於陰陽之下也以氣言之曰陰陽五行以理言之曰健順五常之性此問似欠分別

大凡看道理要見得大頭腦處分明下面節節只是此个道理散為萬殊如孔子教人只是逐件事說个道理未嘗說出大頭腦處然四方八面合聚湊來也自見得个大頭腦若孟子便已指出示人至周子說出

太極已是大段分明指出矣且如惻隱之端從出處推上去則是此心之仁仁即所謂四德之元元即太極之動處如此節節推上去亦自見得總腦處若看得太極處分明則盡見得天下許多道理皆自此出事事物物皆有此个道理元無虧欠也

今人多疑濂溪之學出自希夷厶曰濂溪書具存如太極圖希夷如何有此說

近世諸公知濂溪者甚淺如呂氏童蒙訓稱其用意高

遠夫通書太極之說所以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豈用意而為之又何遠近高下之可道哉

太極圖若無通書却教人如何曉得故太極圖得通書而後明

問通書多說幾太極圖上却無此意曰五性感動動而未分者便是

問誠無為幾善惡一段看此與太極圖相表裏曰然周子一書都說這道理

通書文雖高簡而體實淵慤且其所論不出乎陰陽變化修已治人之事未嘗劇談無物之先文字之外也

通書中數數拈出幾字要當如此瞥地即自然有个省力處

問通書便可上接語孟曰比語孟便較分曉精深結搆得密語孟說得較闊 並朱子語

宋名臣言行録外集卷一

宋名臣言行録外集卷二

宋　李幼武　纂集

程顥　明道先生純公

字伯淳五世而上居中山之博野高祖羽太宗朝以輔翼功顯賜第京師令為河南人踰冠中嘉祐二年進士第調鄠縣簿再調上元簿就移澤州晉城令改著作佐郎以吕公著薦授太子中允權御史

裏行榷發遣京西提刑改鎮寧僉判監西京竹木務改太常丞改奉議郎求近鄉監局得監汝州稅改承議郎召為宗正寺丞未行卒元豐八年六月十五日也年五十四嘉定二年賜謚淳祐初封河南伯

明道元年始生神氣秀爽異於諸兒未能言叔母侯氏抱之不知其釵墜後數日方求之先生以手指隨其所指而往果得釵人皆驚異數歲即有成人之度賦

酌貪泉詩曰中心如自固外物豈能遷先達已許其志操十二三羣居庠序中如老成人

鄠縣有稅官以賄播聞然怙力文身自號能殺人衆皆憚之雖監司州將未敢發先生至其人心不自安輙為言曰外人謂某自盜官錢新主簿將發之某勢窮必殺人言未訖先生笑曰人之為言一至於此足下食君之祿詎肯為盜萬一有之將救死不暇安能殺人其人嘿不敢言後亦私償其所盜卒以善去嘉祐

三年也

鄠令以先生年少未之知民有借其兄宅以居者發地中藏錢兄之子訴曰父所藏也令以無証佐難決先生問其人曰藏幾何時矣曰四十年矣曰借宅居幾何時曰二十年矣取錢視之謂借宅者曰今官所鑄錢不五六年即遍天下此錢皆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人遂服令大奇之

南山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遠近男女聚觀晝夜雜處

莫敢禁止先生戒寺僧曰俟復現必先白吾不能往當取其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府境水害倉卒興役諸邑皆狼狽獨先生所部人不勞而事集常謂人曰吾之董役乃治軍法也

在鄠賦詩云雲淡風輕近午天傍花隨柳過前川時人不識予心樂將謂偷閑學少年

上蔡云看他胷中直是好與曾點底事一般學者須是胸懷擺脫得開始得

當路者欲薦先生多問所欲先生曰薦士當以才之所

堪不當問所欲

嘉祐八年再主江寧上元簿為令畫法均田稅攝邑戚

夏塘隄大決法當言之府府稟于漕然後計功調役

非月餘不能興作先生曰如此苗槁矣民將何食救

民獲罪所不辭也遂發民塞之歲則大熟

江寧當水運之衝舟卒病者留之為營以處曰小營子

歲不下數百人至者輙死先生察其由蓋既留然後

請於府給劵乃得食比有司文移具則困於飢已數日矣先生白漕司給米貯營中至者與之食自是生全者大半常云一命之士茍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

伊川云謝師直尹洛時嘗談經與鄙意不合因曰伯淳亦然往在上元景温說春秋猶時見取至言易則皆曰非是頤謂曰二君皆通易者也監司談經而主簿乃曰非是監司不怒主簿敢言非通易能如是乎

仁宗登遐官吏成服三日之朝府尹率羣官將釋服先生進曰三日除服遺詔所命莫敢違也請盡今日若朝而除之所服止二日爾尹怒不從先生曰公自除之某非至夜不敢釋一府相視無敢除者

茅山有龍池其龍如蜥蜴而五色自昔嚴奉以為神物先生嘗捕而脯之使人不惑其始至見人持竿道傍以黏飛鳥取其竿折之使勿為自是鄉民子弟不敢畜禽鳥不嚴而令行大率如此

治平四年令晉城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弟忠信度鄉村遠近為保伍使患難相恤而姦偽無所容凡孤煢殘疾者責之親黨使無失所行旅出其塗者疾病皆有所養諸鄉皆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而與之語兒童所讀書為正其句讀教者不善則為易置俗始甚野不知為學先生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去邑纔十餘年而服儒服者數百人矣邑幾萬室三年間無强盜及鬬死者秩滿代者且至吏夜叩門稱有

殺人者先生曰吾邑安有此誠有之必某村某人也問之果然家人驚異問其故曰吾嘗疑此人惡少之弗革者也

先時民憚差役役及則相訴為讎先生盡知民產厚薄第其先後按籍而命之無有辭者河東義勇農隙則教以武事然應丈備數而已先生至晉城之民遂為精兵

有富民張氏子其父死有老父曰我汝父也來就汝居

張驚疑請辨於縣先生詰之老父探懷取策以進記曰某年某月日某人抱氏與張三翁家先生問張及其父年幾何謂老父曰是子之生其父年纔四十已謂之三翁乎老父驚服

作縣於座右書視民如傷四字云某每日常有愧於此

龜山云觀其用心應是不到錯決撻了人

熈寧二年呂申公薦授太子中允權御史裏行神宗素知先生名召對從容訪問每對退必曰頻求對來欲

常相見爾一日論議甚久日官報午正先生遽求退

廷中中人相謂曰御史不知上未食邪前後進說大

要以正心窒慾求賢育才為先上嘗使推擇人才所

薦數十人以父表弟張載暨弟頤為首嘗言人主當

防未萌之欲及勿輕天下士時王安石益信用先生

每見上必言君道以至誠仁愛為本未嘗及功利

上召問所以為御史對曰使臣拾遺補闕裨贊朝廷則

可使臣掇拾羣下短長以沽直名則不能上歎賞以

為得御史體

所獻納必據經術事嘗辨於早而戒於漸一日上縱言及於辭命先生曰人主之學唯當務為急辭命非所先也少作章疏只是開陳詳説欲以誠意感悟上心一日極陳治道上曰此堯舜之事朕何敢當先生愀然曰陛下此言非天下之福也

居職數月其章疏尤係教化之本根論王霸略曰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

義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坦然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側於曲徑之中而卒不與入堯舜之道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霸則霸矣論正學厲賢畧曰君道在乎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歸辨忠邪之分趍道之正又在乎君志先定定志者正心誠意擇善而固執之也惟以聖人之訓為必當從先王之治為可法而已然天下之患常生於忽微而志亦戒乎漸習故古之君出入間燕

必有誦訓箴諫之官左右前後無非正人以成德業

願陛下禮命老臣賢儒日親便坐講論道義以輔聖

德又擇賢俊使陪法從朝夕進見開陳善道以廣聽

聞則知益明矣論養賢略曰先王求治何嘗不盡天

下之才今天下之大豈爲乏賢而朝廷無養賢之地

以容之徐察其器能高下而進退之也欲乞朝廷設

延英院以待賢凡公論推薦及巖穴之士必招致優

禮視品給俸而不可遽進以官凡有政治委之詳定

典禮使之討論經畫得以奏陳治亂得以講究也使政府及近侍之臣互相與接陛下時賜召對訪以治道可觀其能察以累歲然後使賢者就位能者任職無施之不稱也

朱子云王霸劄子說得好自古論王霸至此無餘藴矣嘗被旨赴中書議事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先生徐曰天下之事非一家私議願公平氣以聽之安石愧屈一日因論事不合謂先生曰公之學如壁上言難

行也先生曰參政之學如捉風後來逐不附已者而獨不及於先生且曰此人雖未知道亦忠信人也

荆公初議改法攻之者至有肆罵先生獨以至誠開納君相疏入輙削藳常曰揚已矜衆吾所不為

三年時言新法者皆得罪而先生以言不行懇求補外獨差充京西提刑辭不受改授澶州判官乃止

嘗曰熙寧初介甫行新法並用君子小人君子正直不合介甫以為俗學不通世務斥去小人苟容諂佞介

甫以為有材能知變通用之君子如君實不拜同知樞密院以去范堯夫辭同修起居注得罪張天祺監察御史面折介甫被謫介甫性狠衆人皆以為不可則執之愈堅君子既去所用皆小人争為刻薄故害天下益深使衆君子未用與之敵俟其勢久自緩委曲平章尚有聽從之理俾小人無隙以乘其為害不至如此之甚也天下以為知言聞見錄

又云新政之改亦是吾黨争之太過成就今日之事塗

炭天下亦須兩分其罪可也當時介甫欲去以數事上前卜去就若青苗之議不行則決其去伯淳於上前與孫莘老同得上意要了當此事大抵上意不欲抑介甫要得人擔當了而介甫之意亦尚無必伯淳甞言管仲猶能言出令當如流水以順民心今參政苦要做不順人心事何耶介甫之意只恐始為人所沮其後行不得伯淳却道但做順人心事人誰不願從也介甫道此則感賢誠意縁張天祺其日於中書

大悖由是介甫大怒遂以死力爭於上前上為之一一聽用從此黨分矣革老受約束而不肯行遂坐貶而伯淳遂待罪既而除以京西提刑伯淳復求對見上上言有甚文字伯淳云令咫尺天顔尚不能少回天意文字復何用欲去而上問者再四伯淳每以陛下不宜輕用兵為言朝廷羣臣無能任陛下事者遺言五年太中公告老而歸先生求折資監當以便養歸洛歲餘得監西京洛河竹木務家素清窶僦居洛城殆

十餘年與弟從容親庭日以讀書講學為事士大夫從游者盈門自是身益退位益卑而名益高於天下八年十月彗星求言先生論朝政甚切上欲召使修三經義執政不可命知扶溝縣扶溝地卑歲有水旱先生經畫溝洫之法未興工而去官先生曰以扶溝之地盡為溝洫必數年乃成吾為經畫十里之間開其端後人知其利必有繼之者矣夫為令必使境内之民凶年饑歲免於死亡飽食逸居有禮義之訓然後

為盡故吾於扶溝興設學校聚邑人子弟教之亦幾成而廢夫百里之地至狹也而道之廢興係焉是數事皆不及成豈非命哉然知而不為徒責命之廢興則非矣此吾所以不敢不盡心也

元豐二年諸賢修禊洛園先生席上賦詩末云未須愁日暮天際是輕陰龜山嘆其温柔忠厚聞之者自然感動

右府同薦除判武學李定劾其新法之初首為異論罷

之呂申公疏曰顥立身行已素有本末講學議論久益疏通其在言路論列皆辭意忠厚不失臣子之體

鄠邑民犯盜繫縣獄而逸既又遇赦先生坐是以特旨罷邑人詣府及司農丐留者千數得監汝州稅

八年三月神宗升遐會先生以檄至府舉哀既罷留守韓康公之子宗師問朝廷之事如何曰司馬君實呂晦叔作相矣又問果作相當如何曰當與元豐大臣同若先分黨與他日可憂宗師曰何憂曰元豐大臣

皆嗜利者使自變其已甚害民之法則善矣不然衣冠之禍未艾也二公果並相以宗丞名先生未行而卒

或問先生於富鄭公公曰伯淳無福天下之人也無福

先生云聖人用意深處全在繫辭詩書乃皆格言觀易須識時然後見逐爻之間嘗包函數意聖人嘗取其重者為之辭亦有易中言之已多取其未嘗言者亦不必重事又有且言其時不及其爻之材皆臨時參考須先看卦乃看得繫辭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

不足以言學 尹焞語錄

云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

又云某書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

晦菴銘之曰握管濡毫伸紙行墨一在其中點點畫

畫放意則荒取姸則惑必有事焉神明厥德

秋日成詩曰閒來無事不從容睡覺東窗日已紅萬物

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

入風雲變態中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豪雄

上蔡云明道門擺脫得開為他所過者化

胡文定云聖人志在天下國家與常人志在功名全別孟子傳聖人之道故曰予豈若是小丈夫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且看聖人氣象則別明道却是如此元豐中有詔起吕申公司馬温公温公不起明道作詩送申公又詩寄温公（二詩皆載文集）其意直是眷眷在天下國家雖然如此於去就又却分明不放過一步

上蔡云先生善言詩他又不曾章解句釋但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處

又曰伯淳談詩並不下一字訓詁有時只轉一兩字點掇他念過便教人省悟

陳忠肅嘗作責沈文送其姪孫淵幾叟云葉公沈諸梁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葉公當世賢者魯有仲尼而不知宜乎子路之不對也元豐乙丑夏予為禮部貢院官適與范醇夫同舍公嘗論顏子之不遷不貳

惟伯淳有之子問范曰伯淳誰也公默然久之曰不知有程伯淳耶予謝曰生長東南實未知也時予年二十九矣自是以來嘗以寡陋自媿又自是每得先生之文必冠帶而讀之

侯仲良曰朱公掞見明道于汝州歸謂人曰某在春風中坐了一月

謝顯道曰明道終日坐如泥塑人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

張九成曰明道書牕前有草茂覆砌或勸之芟明道曰

不可欲常見造物生意又置盆池畜小魚數尾時時觀之或問其故曰欲觀萬物自得意草之與魚人所共見惟明道見草則知生意見魚則知自得意此豈流俗之見可同日而語

文潞公采衆議而爲之稱以表其墓曰明道先生而弟頤序之曰周公没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

真儒則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為已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不知斯文之為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情也哉山可移谷可遷明道之名則亘萬古而長存也

朱子曰嘗愛明道墓表有云學者於道知所向然後

見斯人之為功知所至然後知斯名之稱情盖此事在人隨其所至之淺深而自知之彼不知者豈可以口舌强爭彼知之矣則又何待較短長而後喻哉

先生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汎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反求諸六經而後得之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知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辨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秦漢以來未

有臻斯理也謂孟子没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為己任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惑人也因其高明自謂能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為無不周徧而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怪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汙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

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蓁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
可以入道先生進將覺斯人退將明之書不幸早世
皆未及也先生之言平易易知賢愚皆獲其益如
羣飲於河各充其量其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
意至於平天下洒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
序
伊川云明道之葬門人朋友為文以直其道學者甚衆
人各用其所知蓋不同也而以為孟子之後傳聖人

之道者一人而已是則同

劉立之曰自孟子沒聖學失傳先生傑然自立於千歲之後芟闢榛穢開示本原聖人之庭户曉然可入學士大夫始知所向

范祖禹曰自孟子没中庸之學不傳後世之士不循其本而用心於末故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先生以獨智自得去聖人千有餘歳發其關鍵直睹堂奥一天地之理盡萬物之變真學者之師

也

朱光庭曰先生學以誠為本仰觀乎天清明穹窿日月之運行陰陽之變化所以然者誠而已俯察乎地廣博持載山川之融結草木之蕃殖所以然者誠而已人居天地之中參合無間純亦不已者其在茲乎先生得聖人之誠者也才周萬物而不自以為高學際三才而不自以為足行貫神明而不自以為異識照古今而不自以為得至於六經之

與義百家之異說研窮披抉判然胸中天下之事雖萬變交於前而燭之不失毫釐權之不失輕重貧賤富貴死生皆不足以動其心非所得之深所養之厚能至是乎葢其所知上及堯舜三代帝王之治其所以包涵博大悠遠纖悉上下與天地同流下至行師用兵戰陣之法皆造其極外之夷狄情狀山川道路之險易邊鄙防戍斥堠控帶之要靡不究知其吏事操決文法簿書又皆精密詳練

而所有不試其萬一

游酢曰天地之心其太一之體歟天地之化其太一之運歟確然高明萬物覆焉隤然厚博萬物載焉非以其一歟陽自此始陰自此凝消息滿虛莫見其形非以其和歟夫子之德其融心滌慮默契於此歟不然何穆穆不已渾渾無涯而能言之士莫足以頌其美歟

先生姿禀既異而充養有道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

玉寛而有制和而不流忠誠貫於金石孝弟通於神明視其色其接物也如陽春之温聽其言其入人也如時雨之潤胸懷洞然徹視無間測其蘊則浩乎若滄溟之無際極其徳美言葢不足以形容

先生行已内主於敬而行之以恕見善若出諸已不欲弗施於人居廣居而行大道言有則而行有常

其接物辨而不問感而能通教人而人易從怒人而人不怨賢愚善惡咸得其心狡僞者獻其誠暴慢者致

其恭聞風者誠服覿德者心醉

呂大臨曰先生負特立之才知大學之要博聞強記躬行力究察倫明物極其所止渙然心釋洞見道體其造於約也雖事變之感不一應之以是心而無窮雖天下之理至衆知反之吾身而自足其致於一也異端並立而不能移聖人復起而不與易其養之誠也和氣充浹見于聲容然望之崇深不敢慢也遇事優為從容不迫然誠心懇惻弗之措也其自任之重寧

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寧以一物不被澤
為已病不欲以一時之利為已功其自信之篤也吾
志可行不苟潔其去就吾義可安雖小官有所不屑
劉立之曰先生德性充完粹和之氣盎於面背樂易多
恕終日怡悅未嘗見其忿厲之容某問以臨民曰使
人各輸其情又問御吏曰正已以格物
邢恕曰先生德性絶人外和內剛眉目清峻語聲鏗然
游酢曰先生氣爽清越洒然如在塵外宜不能勞苦又

遇事則每與賤者同起居飲食人不堪其難而先生處之裕如也

康節作四賢吟云彦國之言鋪陳晦叔之言簡當君實之言優游伯淳之言條暢四賢洛陽之望是以在人之上有宋熙寧之間大為一時之壯

朱熹贊曰揚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之會渾然天成瑞日祥雲和風甘雨龍德正中厥施斯普

又曰明道荅横渠定性書直是條理不亂

定性書此篇大綱只在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兩句

定性書自胸中瀉出云云問曰此正所謂有造道之言曰然只是一篇之中都不見一箇下手處問曰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這莫是下功處曰這是説已成處

遺書録明道語多有只載古人全句不添一字底亦有重出者是當時舉此句教人去思量

明道當初想明德煞容易便無那查滓只一再見濂溪當時又不似而今有許多言語出來不是他天資高見得易如何便明得

新法之行諸公實共謀之雖明道不以為不是葢那時也是箇合變時節但後來人情洶洶明道始勸之以為不可做逆人情底事及王氏排衆議行之甚力而諸公始退散

或問新法之行雖塗人皆知其害何故明道不以為非

曰自是王氏行得來有害若使明道為之必不恁的狼狽又問若二程出來擔負莫復別否曰若如明道十事須還他全别方得只看他當時薦章謂其志節慷慨云云則明道豈是循常蹈故塊然自守底人朱子語並

宋名臣言行録外集卷二

宋名臣言行録外集卷三

李幼武　纂集

程頤　伊川先生正公

字正叔明道之弟舉進士嘉祐四年廷試報罷遂不復試吕申公判大學請為大學正固辭元豐八年授汝州團練推官西監教元祐初除秘省校書郎名對除通直郎充崇政殿説書八月兼判登聞

鼓院二年八月以孔文仲言差管勾西監上奏乞歸五年正月丁父憂去官七年服除除直秘閣判西監再辭以董敦逸言改授管勾崇福宮未拜九年上初親政申秘閣西監之命再辭紹聖間以黨論放歸四年十一月編管涪州三年正月徽宗即位移峽州四月以赦復宣德郎任便居住還洛十月復通直郎權西監建中靖國二年五月追所復官依舊致仕崇寧二年四月有言其著書毀朝政

旨追毀出身以來文字遂徙居龍門之南五年復

宣義郎致仕大觀元年九月卒年七十五嘉定八

年賜謚淳祐初封伊川伯

幼有高識非禮不動年十四五與明道同受學於周濂溪

年十八上書闕下勸仁宗以王道為心生靈為念黜世

俗之論期非常之功且乞召對面陳所學不報間遊

太學時胡翼之方主教導以顔子所好何學論試諸

生得先生所試大驚即延見處以學職

呂希哲與先生鄰齋首以師禮事焉既而四方之士從游者日益衆

太中公屢當得任子恩輙推與族人熙寧間近臣屢薦自以為學不足不願仕也

呂申公知蔡州將行言曰伏見南省進士程頤年三十四有特立之操出羣之姿嘉祐四年已與殿試自後絶意進取往來太學諸生願得以為師臣方領國子監親往敦請卒不能屈臣嘗與之語洞明經術通古

今治亂之要實有經世濟物之才非同拘士曲儒徒
有偏長使在朝廷必為國器伏望特以不次旌用
哲宗嗣位門下侍郎司馬光尚書左丞呂公著及西京
留守韓絳上其行義於朝
温公與申公同薦章曰竊見河南處士程頤力學好
古家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義年踰五十不求仕
進真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伏望特加名命擢以
不次足以矜式士類裨益風化

諫官朱光庭又言頤道德純備學問淵博材資勁正有中立不倚之風識慮明徹至知幾其神之妙言行相顧而無擇仁義在躬而不矜若用斯人俾當勸講必能輔養聖德啓導天聰一正君心為天下福又言頤究先王之藴達當世之務乃天民之先覺聖代之真儒俾之日侍經筵足以發揚聖訓兼掌學教足以丕變斯文又祖宗時起陳摶种放高風素節聞於天下揆頤之賢摶放未必能過之頤之道則有摶放所不及

知者觀其所學真得聖人之傳致思力行非一日之精有經天緯地之才有制禮作樂之具乞訪問其至正論所以平治天下之道又謂頤以言乎道則貫徹三才而無一毫之為間以言乎德則并包衆美而無一善之或遺以言乎學則博通古今而無一物之不知以言乎才則開物成務而無一理之不總是以聖人之道至此而傳況當天子進學之初若俾真儒得專經席豈不盛哉

元祐初年召至京師除校書郎辭曰祖宗時布衣被召
自有故事今臣未得入見未敢祗命
王巖叟奏云伏見程某學極聖人之精微行全君子之
純粹早與其兄顥俱以德名顯於時陛下復起頤而
用之頤趨召以來待詔闕下四方俊乂莫不翹首嚮
風以觀朝廷所以待之者如何處之者當否而將議
焉則陛下此舉係天下之心臣願陛下加所以待之
之禮擇所以處之之方而使高賢得為陛下盡其用

則所得不獨頤一人而已四海潛光隱德之士皆將
相招而為朝廷出矣又奏云伏聞聖恩特除頤京官
仍與校書郎足見陛下優禮高賢然臣願陛下一召
見之試以一言問為治之要陛下遂可自觀其人臣
以頤抱道養德之日久而潛神積慮之功深靜而閱
天下之義理者多必有嘉言以新聖聽此臣所以進
頤非為頤也欲成陛下之美耳陛下一見而後命之
以官則頤當之而無媿陛下與之而不悔授受之間

兩得之矣

名對上奏論經筵三事其一以上富春秋輔養為急宜選賢德以備講官因使陪侍宿直陳説道義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其二請上左右内侍宫人皆選老成重厚之人不使侈靡之物淺俗之言接於耳目仍置經筵祗應内臣十人使伺上在宫中動息以語講官其或小有違失得以隨事規諫其三請令宫講官坐講以養人主尊儒重道之心寅畏祗懼之德又曰

若言可行敢不就職如不可用願聽其辭皇太后先面諭將除說書既而命下除崇政殿說書再辭而後受命四月例以暑熱罷講先生奏言輔導少主不宜疎略如此乞令講官以六參日上殿問起居因得從容納誨以輔上德

同孫覺顧臨及國子監長貳看詳國子監制先生所定大槩以為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為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

不考定髙下創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鐫觧額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專委任厲行檢以厚風教及置待賔吏師齋立觀光法如是者數十條

上疏太皇太后言今日至大至急為宗社生靈長久之計是輔養上德而輔養之道非徒涉詩書覽古今而已要使跬步不離正人乃可以涵養薫陶成就聖德今間一講觧釋數行為益既少又自四月罷講直至中秋不接儒臣殆非古人旦夕承弼之意請俟初秋

即令講官輪日入侍陳說義理仍選臣僚家十一二
歲子弟三人侍上習業且以邇英迫隘暑熱恐於上
體非宜而講日宰臣史官皆入使上不得舒泰悅懌
請自今一月再講於崇政殿然後宰臣史官入侍餘
日講於延和殿則後楹垂簾而太皇太后時一臨之
不惟省察主上進業其於后德未必無補且使講官
欲有所言易以上達所係尤大又講讀官例無他職
請亦罷之使得積誠意以感上心皆不報差兼判鼓

院先生引前說且言入談道德出領訴訟非用人體

再辭不受

楊時曰仕道與禄仕不同常夷甫以布衣入朝祖宗欲優其禮令兼數局如鼓院染院之類夷甫一切受之及伊川為講官朝廷亦欲使兼他職則固辭蓋前日所以不仕者為道也則今日之事須其官足以行道乃可受不然是苟禄也然後世道學不明君子辭受取舍人鮮知之故常公之受人不以為非而先生

之辭人亦不以為是也

上疏論延和講讀垂簾事且乞時召講官至簾前問上進學次第又奏邇英暑熱乞就崇政延和殿或他寛涼處講讀給事中顧臨以殿上講讀為不可有旨修展邇英閤先生復上疏以為修展邇英則臣所請遂矣然祖宗以來並是殿上坐講自仁宗始就邇英而講官立侍盖從一時之便耳非若臨之意也今臨之意不過以尊君為說而不知尊君之道若以其言為

是則誤主上知見臣職當輔導不得不辨

在經筵每當進講必宿齋豫戒潛思存誠冀以感動上意而其為說常於文義之外反復推明歸之人主一日當講顏子不改其樂章門人或疑此章非有人君事也將何以為說及講既畢文義乃復言曰陋巷之士仁義在躬人主崇高奉養備極茍不知學安能不為富貴所移且顏子王佐之才也而簞食瓢飲季氏魯國之蠹也而富於周公魯君用捨如此非後世之

監乎聞者歎服

入侍之際容貌極莊時文潞公以太師平章重事或侍立終日不懈上雖諭以少休不去也人或以問先生曰君之嚴視潞公之恭孰為得失先生曰潞公四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職輔導亦不敢不自重也

嘗聞上在宮中起行漱水必避螻蟻因請之曰有是乎上曰然誠恐傷之爾先生曰願陛下推此心以及四

海則天下幸甚一日講罷未退上忽起憑檻戲折柳枝先生進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上不悅所講書有容字中人以黃覆之曰上藩邸嫌名也先生講罷進言曰人主之勢不患不尊患臣下尊之過甚而驕心生爾此皆近輩養成之不可以不戒請自今舊名嫌名皆勿復避

神宗之喪未除而百官以冬至表賀先生言節序變遷時思方切請改賀為慰及除喪有司又將以開樂置

宴先生又奏請罷宴曰除喪而用吉禮則因事用樂可矣今特設宴是喜之也

聞後苑以金製水桶問之曰崇慶宫物也先生曰若上所御則吾不敢不諫在職累月不言禄吏亦弗致既而諸公知之俾户部特給焉又不為妻求邑封或問之曰某起於草萊三辭不獲而後受命今日乃為妻求封乎

經筵承受張茂則嘗招講官啜茶觀畫先生曰吾平生

不啜茶亦不識畫竟不往

潞公嘗與吕范諸公入侍經筵聞先生講說退相與嘆曰真侍講也一時文士歸其門者甚盛而先生亦以天下自任論議褒貶無所顧避由是同朝之士有以文名世者疾之如讎

蘇軾奏狀云臣素疾程某之姦未嘗假以辭色又吕陶言明堂降赦臣寮稱賀訖而兩省官欲往奠司馬光時程頤言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豈可賀赦才了却

往弔喪坐客有難之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即不言歌則不哭今賀赦了却往弔喪於禮無害軾遂以鄙語戲頤衆皆大笑結怨之端盖自此始又語録云國忌行香伊川令供素饌子瞻詰之曰正叔不好佛胡為食素先生曰禮居喪不飲酒不食肉忌日喪之餘也子瞻令具肉食曰為劉氏左袒於是范淳夫輩食素秦黄輩食肉又鮮于綽傳信録云舊例行香齋筵兩制以上及臺諫官破蔬饌然以粗糲遂輪為食會

肉皆用食矣元祐初正叔以食肉為非是議為素食衆多不從一日門人范淳夫當排食遂具蔬饌于瞻因以鄙語戲正叔正叔門人朱公掞輩銜之遂立敵矣是後蔬饌亦不行又語録云時申公為相凡事有疑必質於伊川進退人材二蘇疑伊川有力故極詆之

一日赴講會上瘡疹不坐已累日先生退詣宰臣問上不御殿知否曰不知先生曰二聖臨朝上不御殿太

皇不當獨坐且人主有疾而大臣不知可乎翌日宰
臣以先生言奏請問疾由是大臣亦多不悅而諫議
孔文仲因奏先生汙下憸巧素無鄉行經筵陳說僭
橫忘分遍謁貴臣歷造臺諫騰口閒亂以償恩讎致
市井目為五鬼之魁請放還田里以示典刑差管勾
西京國子監
文仲傳載吕申公之言曰文仲為蘇軾所誘脅論事皆
用軾意又申公家傳亦載其與吕大防劉摯王存同

駁文仲所論朱光庭事語甚激切且云文仲本以伉直稱然惷不曉事為浮薄輩所使以害善良晚乃自知為小人所紿憤鬱嘔血而死按舊録固多妄然此類不為無據新録皆删之失其實矣又范太史家傳云元祐九年奏曰伏見元祐之初陛下召頤對便殿自布衣除説書天下之士皆謂得人實為希闊之美事而纔及歲餘即以人言罷之頤之經術行誼天下共知司馬光吕公著皆與頤相知二十餘年然後舉之

此二人者非為欺罔以誤聖聰也頤在經筵切於陛下進學故其講說語常繁多草茅之人一旦入朝與人相接不為關防未習朝廷事體而言者謂頤大佞大邪貪黷請求奔走交結又謂頤欲以故舊傾大臣以意氣役臺諫其言皆誣罔非實也蓋當時臺諫官王巖叟朱光庭賈易皆素推伏頤之經行故不知者指以為黨陛下慎擇經筵之官如頤之賢皆足以輔導聖學至如臣輩叨備講職實非敢望也臣久欲為

頤一言懷之累年猶豫不果使頤受誣罔之謗於公正之朝每思之不無愧也今臣已乞去若復召之勸講必有補聖明臣雖在外終無所憾矣

三省進呈先生服除欲與館職判檢院簾中以其不靖令只與西監頤初在經筵歸其門者甚盛而蘇軾在翰林亦多附之者遂有洛黨蜀黨之論二黨道不同互相非毀竟為蜀黨所擠蘇轍執政纔進禀便云但恐不肯靖簾中入其說故頤不復得召

再辭西監之命極論儒者進退之道監察御史董敦逸
奏以為有怨望輕躁語改授管勾崇福宮尋墨去官
哲宗初親政申秘閣西監之命再辭不就
紹聖間以黨論放歸田里編管涪州謝良佐曰是行也
良佐知之乃族子公孫與邢恕之為爾先生曰族子
至愚不足責故人情厚不敢疑孟子既知天焉用尤
臧氏
貶涪州渡江中流船幾覆舟中人皆號哭先生獨正襟

安坐如常已而及岸同舟有父老問曰當船危時君獨無怖色何也曰心存誠敬耳老父曰心存誠敬固善然不若無心先生欲與之言老父徑去不顧

自涪還洛氣貌容色髭髮皆勝平昔

謫涪注周易與門弟子講學不以為憂赦得歸不以為喜復通直及判西監之命即謁告欲遷延為尋醫計既而供職尹焞深疑之先生曰上初即位首被大恩不如是則何以仰承德意然吾之不能仕蓋已決矣受一

月之俸馬然後唯吾所欲爾

言者論先生本因姦黨論薦得官雖嘗明正罪罰而叙復過優今復著書非毀朝政於是有旨追毀出身以來文字其所著書令監司覺察

語録云范致虚言程某以邪説詖行惑亂衆聽而尹焞張繹為之羽翼事下河南府體究盡逐學徒復隷黨籍

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

必及吾門也

崇寧三年謂張繹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十而後完今生七十二年校其筋骨無損也繹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厚為保生邪先生嘿然曰吾以忘生徇欲為深恥

易傳成書巳久學者莫得傳授或以為請曰自量精力未衰尚覬有少進耳其後寢疾始以授尹焞張繹

尹焞曰先生踐履盡易其作傳只是因而寫成熟讀玩

味即可見矣又云先生平生用意惟在易傳求先生之學者觀此足矣語録之類出於學者所記有工拙盖未能無失也又云門弟子請問易傳事一字之義必再三命之盖其潛心甚久未嘗容易下一字

大觀初九月疾革門人進曰先生平日所學正今日要用先生力疾微視曰道著用便不是其人未出寢門

先生殁一作門人郭忠孝尹子云非也忠孝自黨事起不與先生往來及卒亦不致奠

既没昔之門人高弟多已先亡無有能形容其德美者

然先生嘗謂張繹曰我昔狀明道先生之行我之道葢與明道同異時欲知我者求之於此文可也

初明道嘗謂先生曰異日能尊嚴師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後學隨人材而成就之則予不得讓焉

先生母夫人有知人之鑒二先生幼時勉之讀書因書牋帖上曰我惜勤讀書兒又並書二行前曰殿前及第程延壽明道幼時名次曰處士後皆驗夫人已知之於童穉中矣

游楊來見伊川一日先生坐而瞑目二子立侍不敢去久之先生乃顧曰二子猶在此乎日暮矣姑就舍二子者退則門外雪深尺餘矣其嚴厲如此晚年接學者乃更平易蓋其學已到至處但於聖人氣象差少從容耳明道則已從容惜其蚤死不及用也使及用於元祐間則不至有今日事矣

韓維與二先生善屈致于頴昌暇日同游西湖命諸子侍行次有言貌不莊敬者伊川回視厲聲叱之曰汝

輩從長者行敢笑語如此韓氏孝謹之風衰矣韓遂皆逐去之

先生與韓公維約俟韓公年八十一往見之是歲元日因子弟賀正乃曰某今年有一債未還春中當暫往潁昌見持國乃往造焉久留潁川韓早晚伴食體貌加敬一日韓密謂其子彬叔曰先生遠來無以為意我當有黃金藥楪一重三十兩似可為先生壽未敢遽言之我當以他事使汝侍食從容道吾意彬叔侍

食如所戒試啓之先生曰頤與乃翁道義交故不遠而來奚以此為詰朝遂歸持國謂其子曰我不敢言正為此耳再三謝過而别

吕汲公以百縑遺伊川伊川辭之時族兄子公孫在旁謂伊川曰勿為已甚姑受之伊川曰公之所以遺頤者以頤貧也公為宰相能進天下之賢隨材而任之則天下受其賜也何獨頤貧也天下貧者亦衆矣公帛固多恐公不能周也

二程隨侍太中知漢州宿一僧寺明道入門而右從者皆隨之伊川入門而左獨行至法堂上相會伊川自謂此是某不及家兄處盖明道和易人皆親近伊川嚴重人不敢近也

先生嘗說某於易傳今却已自成書但逐旋修改期以七十其書可出退之稱聦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信然某於易傳後來所改無幾不知如何故且期之以十年之功看如何春秋之書待劉絢文字

到却用功亦不多也今人觧詩全無意思却待出些文字中庸書却已成今農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今百工技藝作為器用吾得而用之甲胄之士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却如此閒過了日月即是天地閒一蠹也功澤又不及民别事又做不得惟有補緝聖人遺書庶幾有補耳

陳長方見尹子於姑蘇問中庸觧子云先生自以為不滿意焚之矣

先生被謫時李邦直尹洛令都監來見伊川才出見之便請上轎先生欲略見叔母亦不許莫知朝命云何是夜宿於都監廳明日差人管押成行至龍門邦直遣人賷銀百星先生不受既歸門人問何為不受曰渠是時已與某不相知豈可受

嘗云吾四十以前讀誦五十以前研究其義六十以前反復紬繹六十以後著書著書不得已

尹焞年二十始登先生之門嘗得朱公掞所論雜說呈

先生問先生此書可觀否先生留半月一日請曰前日所呈雜說如何先生曰某在何必觀此若不得頤心只是記得他意𢘆自此不敢復讀

朱子曰若伊川不在則何可不讀

南方學者從先生既久有歸者或問曰學者久從學于門誰是最有得者先生曰豈敢便道有得處且只是指與他个岐徑令他尋將去不錯了已是㦤大𪉖若夫自得尤難其人謂之得者便是已有也若論隨力

量而有見處則不無其人也

先生常服蟚袍高帽簷劣半寸（一云帽桶八寸簷半寸四直）繫縧曰此野人之服也深衣紳帶青緣篆文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紹興間胡安國言程某修身行法規矩準繩獨出諸儒之表雖崇寧間曲加防禁學者私相傳習其後門人稍稍進用傳者浸廣士大夫争相淬勵而其間志利禄者託其説以自售分黨相排衆論洶洶深詆其徒

而乃上及於伊川竊以為過矣夫聖人之道所以垂訓萬世無非中庸非有甚高難行之說離世異俗之行此誠不可易之至論也然中庸之義不明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然後其義可思而得也不然則或謂高明所以處已中庸所以接物本末上下析為二途而其義不明矣士學宜師孔孟此亦至論也然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而後其道可學而至也不然則或以六經語孟之書資口耳取世

資以干禄愈不得其門而入矣今欲使學者蹈中庸師孔孟而禁使不得從頤之學是入室而不由戸也不亦誤乎

尹焞曰先生之學本於至誠其見於言動事為之間處中有常踈通簡易不為矯異不為狷介寛猛合宜莊重有體或說匍匐以弔喪誦孝經以追薦皆無此事衣雖紬素冠襟必整食雖簡儉蔬飯必潔太中年老左右致養無違以家事自任悉力營辦細事必親贍

給內外親族八十餘口

又曰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能

謝良佐曰伊川才大以之處大事必不動聲色指顧而集矣或曰人謂伊川守正則盡通變不足子之言若是何也謝子曰陝右錢以鐵舊矣有議更以銅者已而會所鑄子不喻毋謂無利也遂止伊川聞之曰此乃國家之大利也利多費省私鑄者衆費多利少盜鑄者息民不敢盜鑄則權歸公上非國家之大利乎

又有議增觧鹽之直者伊川曰價平則鹽易洩人人得食無積而不售者歲入必倍矣增價則反是已而果然司馬公既相薦伊川而起之伊川曰將累人矣使韓富當國時吾猶可以有行也及温公大變熈豐復祖宗之舊伊川曰役法當討論未可輕改也公不然之既而數年紛紛不能定由是觀之亦可以見其梗概矣

朱熹書易傳後曰易更三聖而制作不同若包犧氏之

象文王之辭皆依卜筮以為教而其法則異至於孔子之贊則一以義理為教而不專於卜筮也是豈其故相反哉俗之淳漓既異故其所以為教為法者不得不異而道則未嘗不同也然自秦漢以來考象辭者泥於術數而不得其弘通簡易之法談義理者淪於空寂而不適乎中正仁義之歸求其因時立教以承三聖不同於法而同於道者則惟伊川之書而已

又曰易傳義理精字數足無一毫欠闕只是於本義不

相合易本是卜筮之書程先生只說得一理

伊川晚年文字如易傳直是盛得水住

晚年所見甚實更無一句懸空說底話今觀易傳可見何嘗有一句不著實

易傳言理甚備象數却欠在亦有未安處如旡妄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只是說一箇無所作為之意易傳却言不耕而穫不菑而畬謂不首造其事殊非正意

沈元用問和靖伊川易傳何處是切要尹云體用一源

顯微無間此是最切要處後舉似李延平延平曰尹說固好然須是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方始說得此話

向見敬夫及伯恭皆令學者專讀程易傳往往皆無所得蓋程傳但觀其理而不考卦畫經文則其意味無窮各有用處誠為切於日用功夫但以卦畫經文考之則不免有可疑者

問程易說得理也太多曰伊川求之太深嘗說三百八

十四爻不可只作三百八十四爻觧其説也好而今似他觧時依舊只作得三百八十四般用

程易難看其用意精密道理平正更無抑揚若能看得有味則其人亦大段知義理矣

易傳明白無難看但伊川以天下許多道理散入六十四卦中若作易看即無意味唯將來作事看即句句字字有用處

程先生經觧理皆在觧語内

伊川有詩觧數篇説小雅以後極好

程先生詩傳取義太多詩人平易恐不如此

今只看論語一書何嘗有懸空說底話只為漢儒一向尋求訓詁更不著聖人意思所以二程不得不發明道理開示學者使激昂向上求聖人用心處故放得稍高

又曰二程之學以大學論語中庸孟子為標指而達于六經使人讀書窮理以誠其意正其心修其身自家

而國以及於天下其道坦而明其說簡而通其行端
而實蓋將有以振百代之沉迷而内之聖賢之域
跋遺書後曰此書二程門人記其所見聞問答也讀是
書者誠能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進其知使本立而
知益明知精而本益固則日用之間且將有以得乎
先生之心矣
朙遺書中載明道語便自然洒落明決曰自是他見得
容易伊川易傳却只管修改晚年方出其書若使明

道作自無許多事伊川說話如今看來中間寧無小
小不同只是大綱統體說得極善如性即理也一語
直是自孔子後惟是伊川說得盡這一句便是千萬
世說性根基并朱子語
胡安國曰程氏之文於易則因理以明象而知體用之
一源於春秋則見諸行事而知聖人之大用於諸經
語孟則發其微指而知求仁之方入德之序程氏之
行其行已接物則忠誠動於州里其事親從兄則孝

悌顯於家庭其辭受取舍非其道義則一介不以取與諸人雖禄之千鍾不顧也

胡宏曰二公倡久絶之學於今日其功比於孔子作春秋孟子闢楊墨

張栻曰二先生所以教學者不外於居敬窮理二事取其書反覆讀之則可以見蓋居敬有力則其所窮者愈精窮理浸明則其所居益有地二者實互相發也

又曰二先生書完全精粹愈讀愈無窮不可不詳味也

又曰伊川之言看得似平易而研窮其味無斁

胡安國曰昔嘗見鄒志完論近世人物因問明道如何曰此人得志使萬物各得其所又問伊川如何曰却不得比明道又問何以不得比曰為有不通處後來再論二先生學術志完却曰伊川見處極高昔鮮于侁曾問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不知所樂者何事伊川却問曰尋常道顏子所樂者何侁曰不過是說所樂者道伊川曰若有道可樂便不是顏子以此知伊

川見處極高

朱子曰此道更前後聖賢其說始備自堯舜以下若不生孔子後人去何處討分曉孔子後若不生孟子亦未分曉後數千載乃始得二程出來發明此理秦漢以下直是說夢

這个道理自孔孟既沒便無人理會得只有韓文公曾說來又只說到正心誠意而遺了格物致知及至程子始推廣其說工夫精密無復遺慮然程子既沒門

人說得便差都說從别處去與致知格物都不相干
是不曽精曉得程子之説耳只有五峯説得精其病
猶如此亦縁當時諸公所聞於程子者語意不全或
只聞一時之語或只聞得一邊所以其説多差後來
却是集諸家語録湊起衆説此段工夫方始渾全
國初人便已崇禮義尊經術欲復二帝三代已自勝如
唐人但說未透在直至二程此理方説得透
問明道可比顔子伊川可比孟子否曰明道可比孟子

孟子才高恐伊川未到然伊川收束檢制處孟子却不能及

明道德性寛大規模廣濶伊川氣質剛方文理密察其道雖同而造德各異

故明道嘗為條例司官不以為浼而伊川所作行狀乃不載其事明道猶謂青苗可且放過而伊川乃於西監一狀計較如此可謂不同矣但明道所處乃大賢以上事學者未至而輕議之恐失所守伊川所處

雖高然實中人可以䟦及學者只當以此為法則庶

乎其寡過矣

今之想像大程者當識其明決中和處小程者當識其

初年嚴毅晚年又濟以寛平處

天姿大叚高則學明道若不及明道則且學二程横渠

横渠最親切二程規模廣大

程先生姿禀高潔凈不大叚用工夫横渠姿禀有夾雜

偏駁處故大叚用工夫

明道之言發明極致通透洒落善開發人伊川之言即是明理覈實處精深尤耐咀嚼

然明道之言一見便好久看愈好所以賢愚皆獲其益伊川之言乍見未好久看方好故非久於玩索者不能識其味此其自任所以有成人材尊師道之不同

明道渾然天成不犯人力伊川功夫造極可奪天巧明道說話超邁不如伊川說得的確

書伊川帖曰近世學者閱理不精正坐讀書太草草耳況春秋大義數十炳若日星固已見於傳序而所謂不容遺忘者又非先生決不能道也夫三綱五常大倫大法有識以上即能言之而臨小利害輙已失其所守正以學不足以全其本心之正是以無所根著而忘之耳既有以自信其不容遺忘又不覺因事而形於筆札之間非先生之德盛仁熟左右逢原能及是耶

贊曰規員矩方繩直凖平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布帛之文菽粟之味知德者希孰識其貴 並朱子語

宋名臣言行録外集卷三